



# 坚守

| 苏丽梅

早上一觉醒来，发现父亲没在房间里。

父亲随我们到城里生活已有好些年了，记得父亲刚到城里时，人生地不熟，除了在家看电视，就是到楼下走走。这么些年，父亲的生活已形成规律，吃完早餐，到楼下走一圈，再到老年活动室看人打牌，看到大家都回家吃饭了，父亲也跟着回家，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。

因此，早上父亲不在家，我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去看人打牌了，到饭点自然会回来。可是，我等到下午一点，仍然不见父亲回来，我来到老年活动室，活动室已是铁将军把门，我绕着小区找了一圈，没看到父亲的身影。父亲很少离开小区，偶尔出门也是和我们一起。很早之前，我跟父亲说要买一台手机给他，父亲说他都在家，用不上，没必要浪费钱，我想也是，手机对父亲而言，确实派不上用场，给父亲买手机的念头就搁下了。

我猜测父亲的去处，按理说，父亲没什么地方可去。

莫非，父亲回老家去了？老家在乡

下，离这里有七八十公里，乘车到镇里后，还要步行半个小时，老家的房子长期闲置，我猜想父亲不会无缘无故地回去。

我在小区业主群进行寻人启事，隔壁栋的李叔叔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，说昨天有听到父亲念叨要回老家一趟。

莫非，父亲想家了？我连忙驱车前往老家，以前父亲在乡下时，我时常会回去看望父亲，父亲进城后，我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我回到了老家，我家的木门敞开着，里面空无一人，看来父亲真的回来了，我四下寻找父亲，没看到父亲的身影，我走出大门，刚好看到了隔壁大婶，大婶说有看到父亲往山后面走。

那一瞬间，我想到了山后面的两座烈士墓。

父亲不止一次和我们说过这两座烈士墓的来历。那是抗日战争时期，那时候的父亲年纪尚小，有一天，爷爷奶奶下地干活，父亲在外面玩耍，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枪声，父亲吓得赶紧跑回家躲进床底下，外面传来此起彼伏的枪声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父亲的心咚咚跳个不停，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外面枪声终于停止，父亲从床底下爬出来，慢慢打开门窥视外面，他看到村民纷纷往前面山坡涌去，他也跟着走了过去。

山坡上，两名解放军战士为了保护村民牺牲了，鲜血染红了解放军的军装，村民静默不语，不知谁先哭出了声，大家跟着失声痛哭，在年长村民的带领下，村民们流着泪把两名未知的战士进行安葬。

父亲长大上学后，每年的清明节，校长都会带着全校师生来到烈士墓前，要大家一定要铭记这段历史，要永远记得两名烈士是大家的救命恩人，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，好好学习，长大报效祖国。

就这样，发奋图强的种子在父亲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，父亲努力读书，大学毕业后，他回到家乡当了一名老师，后来成为校长。担任校长后，每年清明节，父亲依然带着全校师生到烈士墓前扫墓，风雨无阻。

父亲退休后，这个任务交给了新任校长。几十年来，每年清明节到烈士墓

前扫墓成了这座学校的光荣使命，大家都在默默地坚守着。

家乡的年轻人都进城务工了，村里大多住着老人，原来的果园无人打理，后山杂草荒芜，长到了一人多高，往烈士墓前走的时候，我看到已经有人劈开了一条路直通烈士墓前。

我走近烈士墓，看到父亲正在割墓地上的杂草，父亲边割边自言自语：“我一直住在城里，交通不方便，好多年没来看你们了。昨天，我才听说一年前学校就已经和镇上的学校合并了，一年多来都没人来给你们扫墓，真是对不住了，我都来不及和孩子打招呼，就赶过来了，你们放心，从现在开始，以后每年清明节，我都会来陪你们说说话，只是我这身体也是一年不如一年……不过，我一定会物色好人选，把这份责任传承下去。”

看着年迈的父亲，我不禁泪眼婆娑，我对父亲说：“爸，您放心，从现在开始，由我来完成这份使命。”说完，我从父亲手里接过镰刀，弯下了腰。



# 绽放努力的丰收

| 黄志专

## 黄花开

花语，以“金黄”铺展，亮相于你我视野，在是金秋十月。

踏进门槛，物语应时而生，茁壮成长，或颜色，或果实，或声响……为时序献礼。

灿烂与鲜艳，便是独树一帜的写意。无论何处，或是山坡杂地，或是房前屋后，或是圳边沟岸……都是立足之所。只要存在，就可以时不时担当与作为。

一袭黄花，便是生活的诠释，或是岁月的解意。数量的多少，距离的远近，位置的优劣，都无关紧要。只要心向往之，与岁月同步，人生之路还有何憾？

黄花，开了，一年又一年，年年曾相似。

但，“故地”黄花分外香。前方，永远是生活的憧憬。为之而行，周而复始，滚动向前，永不懈怠。

那是一番新天地的邀约，等着你我去施展才华，绽放努力的丰收。

是黄花，非黄花也！

## 秋香来

积蓄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

从春到夏，历经两次“删繁就简”，肢体的伤痛为成长铺路与垫脚，早已忘却曾经的泪水。

春雨滋润的淅沥，夏日炙烤的热情，秋风抚摸的亲和，为一季秋一缕香韵而努力而拼搏，死活而不顾，只管沉住气，闷声不响。

只在一刹那，喷薄。

秋香，来了。从脱落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弥漫。山野也好，作坊也罢，抑或是生活时空的远近与宽窄，都是一样的洋溢，萦绕。身临其境，芳香沐浴，浑身都是轻松的快感与舒畅。

于是乎，为之举杯，或对饮，或鼓呼，或祝贺，尽情生活的澎湃。

只要一杯秋香，就足以打发煎熬的漫长，是谈心促膝的耐心，是形单影只的孤独，是空洞无物的寂寥……凡是生活的界面都可以涂上一抹秋天的色彩。

有“秋香”可作伴，秋来何所惧？

您说，是不是这样？

## 天花板

并非天花板。

只是一个数字。一段行程的累积，垫高身材。从外到内，从低到高，从少到多，是时间作为的努力留下的丰硕。

汗水是有的。

点滴的洒落与笔画的撇捺，相映成趣。图案，是最好的例证，不用多此一举，便可相得益彰。

集结在此。此，或是时与刻，或是处与所，依然清静，依然纯净，找不到喧哗与骚动。

一步一步一个脚印，无论深浅，都是实实在在的。尽管有些歪斜，有些模糊，甚至了无痕迹，却是问心无愧的一路跋涉。

过来的，随时而来。

与步伐同行，一应和顺，在你我之间延宕生活的真情实感，舒展生命的芳华。

是否结果，皆由它去。

横直这一趟，就是这般劳作。至于其他的，不由得你我。但愿，此去不是天花板。

倘若是，也得迎头一撞，在所不惜力气的慷慨与大方，更有奋进的激昂。

## 田园

| 陈金昌

黄昏时分

穿梭小镇的脉络

蓦然闯进城市的绿肺

稻田的清香连绵铺展

以白鹭飞翔的姿态舒展丰足

夕阳的脚步踩着稻穗起舞

风的琴弦升腾音符

溪流唱起欢快的歌谣

歌声飞越蝴蝶的翅膀

颤动草坪清爽的呼吸

一双追寻的目光里

童年的记忆在流连

乡愁荡漾开来

直至夕阳下山歇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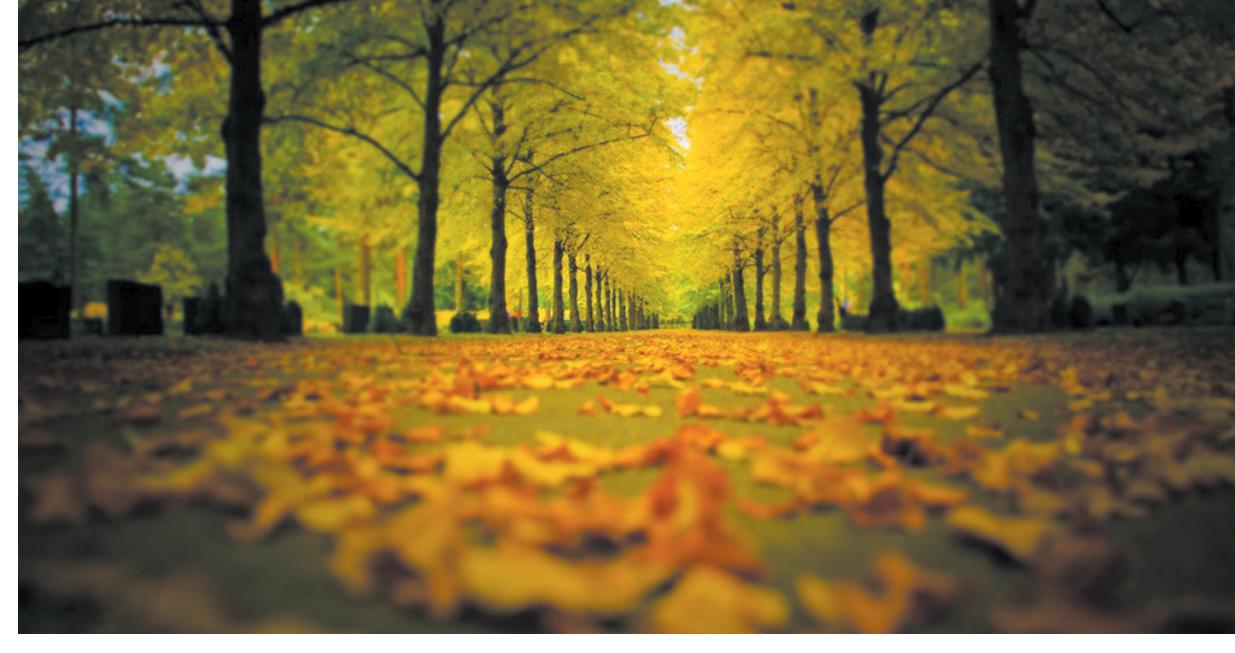
路灯依次出来站岗

心灯亦随之熠熠燃烧

照亮家的归途

# 秋天的树

| 胡美云



入了秋后，即使是在南方，早晚的天气也开始有了些不同。

南方的秋虽不如北方的秋来得急促，也很难见到北方万物染秋色的浩大之势，但身边所有的事物，似乎也确实因为这秋的到来而放慢了脚步，少了些夏的热烈与匆忙。

秋是安静的，秋之万物也是安静的，连秋天里的太阳也学着慵懒起来，眼见这近七点的凌晨，天空还一半澄清，一半灰蒙，于半睡半醒里静候着太阳的到来，头顶着这样的天空，心也跟着有了闲意。

操场不远处的乒乓球台旁，靠墙的一面立着几棵高大的木棉树，满树的叶子已不见夏天时的青翠，透着些苍黄。再高大的树，入了秋，黄了叶子，便就染上了成熟后的寂寥。

如果没有遇见过它春花期正盛时的骄傲还好，若偏偏又是遇见过的，两相对比下，想到它那一树炫若朝霞的火红多令人惊艳，再看如今，寂寥感忽至心头。

眼见它一树的繁盛，慢慢地枯黄着。曾经丰盈饱满的叶子也干瘪了，只待着秋风轻摇，片片黄叶悠悠零落，无人问归宿，也不问归期。

秋风轻起，偶尔飘落的几片树叶，叶柄处还藏着尚未褪去的绿。那是旧的事物剥离后留下的最后温暖，不多不少，足够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——它的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。

我轻移脚步，缓缓走近了一棵木棉树边，细看它沟壑纵横的躯干上，笔直坚硬里写满了日子刻下的沧桑。

一棵走进了秋天里的树，相较于在春天或者夏天里听到的赞美与得到的宠爱，它似乎更享受在秋的凝视下做一棵休闲的树，享受着秋的安宁与静谧吧？

忽然间便有了些欢喜，我这是寻到了秋的韵致吗？它的绚烂多彩和肃穆庄严，朦胧的或者清明的，譬如慵懒的太阳或者半睡半醒的天空，还有看着寂寥荒凉实则藏着丰满与希望的树……

晨读的铃声响起，我的脚步很自然地朝着教室的方向匆匆而行。一片落叶飘至眼前，我伸手接住，待举到眼前准备细细看时，太阳不知什么时候也已升了起来。时光总是这样，在不经意间将身边的事物或心情迎来送往着，忧愁还没散去，喜悦又自来临。所以，秋，来便来了，即使是这样握着一片落叶，也笑一笑吧。

透过手上的叶，眼前又浮现了春天时的木棉那一树的火红，那么绚烂的生命，惊艳着时光，和如今的一树安宁一起遥遥呼应着，更像是一幅绝美的时光之画。

春去秋来，岁月枯荣，在此消长里，一棵木棉树，独守一隅，演绎着安详与丰满，阅尽世间得失。

想起之前辅导班级的孩子作文，关于秋天的作文，用了一个信手拈来的开头“盼望着盼望着，炎热的夏季终于走远了，迎来了我所期待的秋天……”原来，我对于秋天的期待已是如此之深，竟至时时孩子心。

# 晨间鸟鸣

| 洪春锦

响。多少旅人正在路上，穿过漫漫黑夜，南来北往。

也许是忙于生意的大人物，也许是奔着回家的一个游子，也许是没拉到客人的回头车。

这是他们奔忙的时刻，我却静静地坐着，听着，幻想着那些与我无关的景象。

突然，一只喜鹊好像站到了小区的那个枝头，拉长着嗓子鸣叫了几声，高低起伏，穿透这薄薄的空气，直抵我的窗前。

这也是一只忙碌的鸟儿，它是在招呼同伴，想要振翅一飞，直上云霄，去谈一场恋爱吗？

急切、婉转的喜鹊鸣叫，我去年冬天的某个早晨也曾听过。但那不是南窗，而是在厨房沏茶时，从北窗传来的。

这声音，像是早晨意外发现的小院月季，开了八分，露水轻轻点染

着花瓣，随风摇动，美丽动人，难以言喻。

我喝了一口茶，再侧耳倾听，鸟儿却已不知飞往何方了。只有车流声如故，缓缓地流淌在空气里。

本想写点什么，却偶遇了这喜鹊欢快地馈赠，不写也罢。

鸟兽虫鱼，都是能量的聚合物，各有各的独特频率。有些可与人共振，有些却是相伤。

今天早晨的这几声鸣叫，悦耳动心，令人振奋，久久萦绕在脑际。

难怪古人那么喜欢喜鹊，不吝文笔、丹青，把它们写进诗里，画进画里，刻上石头。

就这样，只因了那几声鸣叫，一个清晨的时间悄然流逝于指尖，还是有文字留住了这跳宕的思绪。

有时，不用想着非要去写点什么，只需静静地坐着、听着，喝一杯自己喜欢的清茶，生机就无处不在。

仍旧早起，东海的天空还是乌漆麻黑的。沏了一大杯高山茶，坐到电胸前，想着要写点什么。

可是坐了许久，却没有引来山泉汨汨一般的思路。再静坐一会，听到风摇动着阳台的衣架，哐当哐当，互相轻轻地撞击着。

从客厅窗户吹进来的风，凉多了。准确说，应该是冷多了。真是到了冬天的季节了。

那年湖心亭的雪，每每会在冬天的某个早晨蹿进脑海，好想南方也能来一场漫天纷飞的大雪。

大雪压山，万籁俱寂，多么孤独的天地。很奇怪，我却很期待能与这静寂的时空相遇。

不用去和任何人说话，也不用做任何的一件事，只是坐着，喝一杯自己喜欢的清茶。

远处的高速上，车来车往，急急而过的轮胎压着路面，传来呼呼的声

响。多少旅人正在路上，穿过漫漫黑夜，南来北往。

